

漫谈书籍修复与书画装裱

丁 瑜

我国最早的书籍是刻在龟甲兽骨上、铸在青铜器上的，以后文写在竹简木牍上面，一直到发明纸张之后，书籍的制作才与装裱技术结合起来。

当公元三世纪以后，纸已成为写书的主要材料，那时用纸装书的方法是每写完一个文件的内容，即把写成的若干张纸粘连起来，连成一横幅，在一端粘裹一支木棍作轴，从左向右卷起成为一束，这就是一卷，这也可以说是装裱字画中手卷的雏形。因每卷书都以轴作中心卷起来，所以一卷书也称一轴书，唐朝韩愈诗中有：“邺侯家多书，插架三万轴，一一悬牙签，新若手未触。”（《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》）

明朝都穆著的《听雨纪读》亦记载有：“今之书籍，每册必数卷，或多至十余卷，此仅存卷之名耳。古人藏书皆作卷轴，邺侯家多书，插架三万轴”。李泌是唐京兆人，德宗时封邺侯。韩愈和李泌同时，从这首诗的记载，可知唐代的纸书具有卷轴的形式，而且已经能够大量生产，所以一个私人藏书家，就有数万卷的藏书。

卷轴的长度多有不同，对于较长的卷轴，要检阅当中的某一句，某一段，往往要卷来卷去，很不方便。为了解决这个矛盾，有人发明把卷子折成 11 ~ 12 厘米宽的长方形的纸叠，在纸叠的最前面和最后面裱上较厚的纸，作为书衣（书皮）。这一装裱书籍技术的改进，使书籍的形制发展到了一种新的形式，称为“折装”，或称为“经折装”、“梵夹装”。

折装大约盛行在公元 8、9 世纪，这种书籍的装式是由卷轴发展到册叶过渡时期的形式。这种装式虽免除了卷轴书翻阅时的不便，但是卷子的折痕，经过长时间翻阅，常常断裂成一张一张的叶子。由于印刷术发明之后，印书用的雕版是一方一方的版片，所以，印出的书也是一张一张的叶子。为了便于阅读和保存，又有人设计把这些叶子粘连在一起，使书籍的装式由卷轴时期，发展到册叶时期了。所谓册叶时期的书籍，是把单张叶子装订成册，后人称它为“册叶”。其时代约在 10 世纪初的唐朝末年，宋欧阳修在《归田录》卷二中记载有：“唐人藏书皆作卷轴，其后有叶子，其制似今策子，凡文字有备检用者，卷轴难数卷舒，故以叶子写之”。

册叶是装订书籍的一种先进方法，其延续使用的时期也最久远。随着时代的进展，册叶的具体形式，又有不同的演变，即由最初的“旋风装”，改进为“蝴蝶装”，再进而为“包背装”和“线装”。

“旋风装”亦称“龙鳞装”或“鱼鳞装”。其装制是首叶单面书写文字，其他各叶均两面书写，以一长条卷纸作底，除首叶因单面书写，把无字的一面全幅裱于卷端外，将其余双面书写的叶子，把每叶右边栏外空白处，逐叶向左鳞次相错地粘裱在首叶末尾的卷底上，看去好似鱼鳞错叠相积，收藏时，从首至尾卷起，外表完全是卷轴的形式，但开卷之后，除首叶因裱于卷底不能翻阅外，其余均能逐叶翻阅。

旋风装的缺点是书叶较长，只能手写，不便印刷；每册书叶不能过多，否则，不便卷藏。随着印刷术的兴起，书籍有了较多的生产，因此，又有“蝴蝶装”的创制。

蝴蝶装简称“蝶装”。装订的方法是将书叶面对面相对折齐，在书叶反面版心的地方，用糨糊粘连，再用较厚的纸作为书皮，从版心粘连地方抹上浆糊，粘裹好书皮。从外表看好象现在的平装书；翻阅时，叶子中心粘在书背上不动，书叶两边展开，有如蝴蝶的翅膀，故称蝴蝶装。

蝴蝶装的缺点，是所有的书叶都是单层，纸质较薄时，如遇翻阅，很易使正面与正面的书叶相连，看到的都是书叶的背面，使读者感到费时不便。于是，又有“包背装”的创制。

包背装的特点，是将书叶正折，使版心向外，书叶左右两边的余幅（栏外的空白处）都向书背，然后用纸捻订起，再用裱好的书皮包裹起来。从书的表面看，依然很像蝴蝶装，而书叶的折叠和装法，和它截然不同，与后来的线装却很相似，这种装式从元朝到明朝中叶，200多年的时间里，一直是普遍流行的。

到了14、15世纪的明朝中时，线装形式的书籍又逐渐兴起，而且直到现在还流行着这种装订形式。用线订书的方法，基本上和包背装相同，但不用整张的纸作书皮包背，而是在书的前面和后面各用一张同样的纸做书皮，一面打好折口，粘在书口处，其他三裁齐，然后凿孔穿线，订成一册。

用线装书籍，在我国传统的装订技术史上是最先进的，它既便于翻阅，又不易破散，不仅有美观的外形，并且便于重装，因而流行的时期也最长久。

从书籍装订的沿革，反映出我国文化历史的悠久，从而也可看到我国书籍的丰富和众多，但是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之中，有些书籍经过兵燹水火的灾害，竟然失传了；也有的侥幸剩下一、二部，成为珍贵的海内外孤本，像在故宫看到的《唐写本切韵》即是海内孤本了；也有的书籍，由于年代久远保管不善，传至今天，只剩下残篇零叶，但这样的残叶，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了。上海图书馆在整理旧书时，从普通旧书的衬纸中发现了两张《水浒传》残叶，但这样的残叶，也是极为珍贵的文献资料。还有的书

籍是利用已经印过字或写过字的纸印成的（这些纸大多数是官府의 旧公文）。因此，有的书正文是一部普通的书，而树叶背面却记载有难得的文献资料，对这样的书版本学家称它为“公文纸印本”。日本的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公文纸印本书非常重视。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竺沙雅章最近即出版了《汉籍纸背文书的研究》。因此对需要装修的古籍，尤其是对必须托裱的树叶，在进行工作时，首先要审查树叶背面有无字迹，是不是需要保留的文献资料，更是周密考虑应不应该裱，如何裱，裱成何种品式。

从这个问题再联系到书籍装修与书画装裱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，因为两者的物质基础是相同的，两者就离不开纸与糨糊。其他如装裱用的名称术语、书籍书画的品式、操作技术、艺术风格及使用的工具设备等等都是互有关联或是大同小异。

第一，从名称上考察，自唐代以来装裱字画即称“装背”。而装修书籍在唐宋时代亦称“装背”，唐代书画收藏家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》中记载有：“自晋代以装背不佳；宋时范晔始能装背”。这是说画的装裱。从书籍的装修看不仅有文献记载，而且有实物可证：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宋版《文苑英华》在每册封面附叶下有“景定元年十月廿五日装背臣王润照管讫”一行木记。这部书既是宋刻本，又是宋代原来的蝴蝶装。

第二，在品式方面，书籍与书画也是先同后异。传统的书画装裱品式多种多样，概括起来可区分为挂轴、手卷、册叶三种类型，而书籍的形式亦可分为卷轴（手卷）、折装（册叶）蝴蝶装、包背装、线装等。

第三，在使用工具、材料和设备方面也是大同小异，如裱案、纸壁、裁刀、裁尺、鬃刷、排笔、针锥、油纸、研石、镊子、剪刀、特制书画用糨糊、纸张中的单宣、棉连、罗纹、金笺等。

第四，在操作技术方面，无论是书籍，还是书画，都需要裱和补的方法，这是最基本的，两者用料相同，做法也相同。其他如洗霉、揭托纸、补破洞、全色（修裱书籍无全色这一名称，但有仿旧、作旧，其义相同）操作技术都是大同小异或基本一样。

第五，在传统艺术风格方面，装裱书画和装修书籍都要求保持传统艺术风格，因为我国古书装修技术有悠久的历史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装裱（装订）风格，为了保持古籍善本书的历史文物性和艺术代表性，所以要求装修时保持书籍原来面貌。残损破坏的古籍经过衬纸、裁切、更换护叶和书皮，虽然可以焕然一新，但是失去了古书的时代风貌，对保存善本和研究版本是一种损失。因此对较早的有版本价值的善本书要采用“整旧如旧”的装修法，以保持文物特点，装修时要求不补字、不描栏、不划栏，不要有求全的思想，对珍贵的古书来说，一字的模糊或一段界栏的断线残缺都能影响考订版本的正确与否，因为一字之差就会闹出笑话和误了大事，因此在装修书籍时绝不能以意致字。

装裱字画也是同样道理，既要裱旧成新，但不能失去原画的固有风格，对历代流

传下来的旧画，更应注意时代装裱的风格，不宜轻易进行揭裱重装。早在宋代赵希鹄就曾指出：“画不脱落，不宜袋背；一装背则一损精神。”这也是强调要尽量保持原画的风格，不应轻易改动原画的旧装。但是装裱旧画与修书又不完全相同，画要恢复旧观，更要注意艺术效果，如一幅残破旧画，污痕满面，无法张挂，必须重新装裱，才得以恢复旧观，因此在装裱时要进行“全色”这一工序，这是技术要求较高的一种技艺，南京、武汉等地的代表都有很好经验加以介绍了，我是门外汉就不多说了。

（原刊于《文物保护技术》辑刊 1982 年第三辑第 82 ~ 87 页）